



□蒋肖斌

湖南师范大学学生陈雅婧和小伙伴，特地组队来到长沙博物馆，玩剧本杀。

他们没有走错地方。“地官宝藏——法门寺唐代宫廷文物精粹特展”，近日正在长沙博物馆展出。换上一身唐朝服饰，把头发梳成唐人模样，置身唐式的街巷瓦舍，法门寺地宫的文物皆是线索……一场名为《法门梦影》的博物馆剧本杀，就这样仪式感满满地开场了。

当观展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博物馆配文创也已是常规操作，没想到的是，博物馆还能和正如火如荼的剧本杀联合起来搞事情。

《法门梦影》是原创剧本，由长沙博物馆和湖南省茶叶博物馆联合打造。故事发生在唐会昌年间(唐武宗年号,841-846年),因“唐武宗灭佛”,朝廷派出密探寻找舍利;而在现代,关于如何保护法门寺出土文物,人们意见发生了分歧,一方保守,一方开放,双方在争执过程中误触机关,穿越回唐朝。

于是,一组玩家分为三个阵营:忠贞的保守派护宝人,机警聪慧的开放派学者,深藏不露的大唐密探。活动空间分为两部分,一个是展厅本身,另一个则是专为游戏搭建的仿唐式空间。至于具体怎么玩,据陈雅婧透露,煮茶焚香是必备技能,烧脑推理是打开方式,千年文物中藏着通关密码……

《法门梦影》的NPC(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,推动剧情发展)十分专业,不仅在服化道等“硬件”上还原唐朝,还得学好唐朝历史文化等“软件”。扮演“秋娘”的小姐姐白天工作,晚上回去还要做功课补习唐朝历史,还有NPC教玩家碾茶、制香……

《法门梦影》和市面上的剧本杀相比,相同点都是根据剧本提供的线索来完成,只是博物馆里没有“死亡”发生,最终目的也不是找出“凶手”,而是寻找舍利。更大的不同是,一般剧本杀,玩家们只是在一个房间内拿着纸质剧本玩耍,而《法门梦影》的游戏场地是整个展厅,加上实景搭建的空间,沉浸式体验感更强,连线索都是如假包换的真文物。

玩的过程中,人们要不断去展厅的文物中寻找线索,长知识和游戏就结合在一起了,会比单纯看展记忆点更加深刻。

湖南省茶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易蓉介绍,《法门梦影》严格来说是一个“剧本游”。“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与茶相关,比如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、唐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……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,我们想让观众在参观展览的同时,也能学到茶文化周边的知识,比如服装、香道、书画,等等。”

《法门梦影》还设计了专门面向孩子的版本“地官探宝”,弱化了逻辑推理部分,以一套卷宗开启六项任务,涵盖艺术、茶道、历史等。

《法门梦影》的游戏空间和展厅是互通的,这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视:玩家看文物,观众看文物的同时也看玩家。有的人一开始觉得有些不自在,在一个公共场合玩换装游戏,周围有观众一脸好奇地穿梭来去,甚至插话询问你们在干啥。但没多久,他们就接受了这种状态,开放的空间把游戏的感染范围扩大了,不仅是玩游戏的人可以沉浸其中,玩家本身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,观众也可能转头对展览更

感兴趣”。

2020年,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下,我国博物馆依然接待观众5.4亿人次。另据调查,参观博物馆的主要人群集中在18-40岁。博物馆成为年轻人的社交场所,剧本杀的热度也无需赘言,年轻人的两大社交方式,就这样在博物馆剧本杀中一拍即合。

和陈雅婧一块儿来玩的小伙伴,都是当地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文化遗产公益组织“系城”的成员,平常他们在网上一起为文化遗产事业忙活,线下见面的机会却不多。“其实很多小伙伴今天是一次线下见面。看展览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,但是博物馆剧本杀就像一个破冰游戏,让大家迅速熟悉了。玩到一半,大家就熟到开始‘厮杀’,开始‘抢’东西。”

易蓉觉得,在博物馆做“剧本游”,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就是晚上时间无法利用,而且一场活动耗时两个小时,所以一天只能安排上午和下午各一场,“如果能开放夜游,更多年轻人就能在工作日的晚上来参加了”。

“剧本游”只是一个载体,在易蓉的设想中,游戏中涉及的茶道、香道、服装,都可以变成文创产品,让观众玩了之后还能带走。

《法门梦影》并不是最早的博物馆剧本杀,早在2019年,上海玻璃博物馆在圣诞节推出了《艺术家消失之谜》,故事本身就发生在博物馆,玩家堪称全沉浸式。随着博物馆和剧本杀都越来越热,不少博物馆剧本杀正在赶来。

近日,洛阳博物馆推出了一款《洛阳东风几时来》。故事设定在晋朝时期的洛阳,五胡十六国,英雄儿女的爱恨情仇纷纷上演。“晋归义胡王”金印、透雕龙纹玛瑙璧、金狮串饰等文物,都成为剧本杀中的关键线索。

上海大学教授潘守永,长期致力于博物馆学的学术研究,他也爱“玩”,上海玻璃博物馆的《艺术家消失之谜》就是他参与指导的,“在保证展品安全的前提下,我完全支持博物馆剧本杀”。

“博物馆是一个传递知识的地方,一个馆或者一个展览,聚焦某个知识点,由此出发创作的剧本杀,在内容上具有唯一性,不会出现‘千馆一面’的情况;而且它具备很好的空间条件——24小时恒温恒湿,良好的照明系统、设备保障系统,这对公共文化空间开放夜场来说也是有利的。”潘守永说,“截至2020年年底,全国备案博物馆5788家,就硬件条件来看,我觉得至少一半以上都有条件来做博物馆剧本杀。”

潘守永期待的是更具逻辑性的剧本,使博物馆剧本杀不仅是一个沉浸式剧本游,还要在质量上可与真正的剧本杀媲美。“应该有专门的团队来研究创作剧本杀,在形式上适合年轻人的兴趣,在内容上更具专业度。前者需要年轻创作者大开脑洞,后者需要学者专家提供学术支持,才能使博物馆剧本杀兼具趣味和深度。”

当博物馆文创产品从简单的旅游纪念品,逐渐升级成为创意生活的日常用品,再到各种跨界联合的美妆、游戏、奶茶,到了博物馆剧本杀,文创已经不是实物,而是一种体验、一种精神产品。

“博物馆不要那么‘一本正经’,要去拥抱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。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‘游戏’会给博物馆带来什么,但只要有利于知识传播、价值传递,让博物馆的光芒能够散发出来,都是值得去尝试的。”潘守永说。

□李学朴

华夏大地是枣的故乡,食枣历史悠久,枣是人们喜食推崇的美味佳品,被誉为百果之冠,长寿之果,滋补良药,百药之引。早在3000多年前,《诗经》就有“八月剥枣,十月获稻”的记载。在汉代铜镜上刻有“上有仙人不知老,渴饮礼泉饥食枣”的诗句,可见先祖对枣之钟爱。因此,从古至今都有“日食仁枣,长生不老”之说。

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载:“驪山其上有美枣”。《夏小正》载:“八月剥枣,剥也者取也。”《神异经·北荒经》载:“北方荒中有枣林,其高五十丈,敷张枝条数里余,其子长六七寸,围过其长,熟赤,如未干之不缩,气味润泽,殊于长枣,食之可以安躯,益于气力,故方书称之。赤松子云:北方大枣,味有殊,既可益气又安躯。”

司马迁《史记》载:“安邑千树枣,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”邕邑大都,酷一岁千酿……枣栗千石者三之,裘千皮,羔羊裘千石……此亦比千乘之家,其大率也。由此可见,当时北方枣子之众多,且多以千户之侯、千乘之家誉之。

公元300年郭义恭的《广志·枣》载:“河东安邑枣,东郡谷城紫枣,长二寸,西王母枣大于李核,三月熟,在众果之先。洛阳官后园,河内汲郡枣一名墟枣,一名安益枣,东海蒸枣,洛阳夏后枣,安平信都大枣,单父枣,梁国夫人枣、大白枣,一名曰晏枣,小核多肌。三星枣、骍白枣、灌枣,此四者官园所种。枣有狗牙、鸡心、牛头、羊矢、猕猴、细腰之名,又有元枣、大枣、崎廉枣、桂枣、夕枣之名。”

周文王时,有弱枝枣甚美,禁止不令人取,置树苑中。《三国·魏土》载:“冀州户口最大,又有桑枣之饶,国家征求之府。”程念祺《小农副业与国家制度安排》中指出:“时至战国秦汉之时,草木之食已成为国民的口粮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枣栗。”“那时华夏北部和西北部的‘民食’,真在有利于枣栗。”中古时期,枣子不仅作为果品,出产丰富的地区也多以枣为粮。史料证明,汉代以前,北方地区,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枣的生产不仅产量大,而且专业性经营的程度很高。

“堂前扑枣任西邻,无食无儿一妇人。不为困穷宁有此?只缘恐惧转须来……”当年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,住在一所草堂里。草堂前有几棵枣树,西邻的一个老寡妇常来打枣,杜甫见其没有吃的,也无子女,便从不干涉。后来,杜甫将草堂让给一位吴姓亲戚,不料他一来就在草堂周围插上篱笆,禁止打枣。面对寡妇的诉苦,杜甫写下了这首《又呈吴郎》以示劝告。全诗温柔敦厚,尽显慈祥悱恻之衷。

枣生南北,风味各异。浙江海盐白枣,果肉白绿,质密而细,汁少味甜,与众不同;山东沾化冬枣,皮薄肉脆,核小,口感甘甜清香,甜酸适口,食之无渣。山西的稷山板枣则个大肥硕,色红肉厚,质密多糖,味甘美而富有弹性,久储不干。

华夏不同的民族,不同

的地域,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吃枣、用枣习俗。以食枣方式而论,有品枣、吃枣、用枣之别;以用枣目的论,有满足心理需求和寄予美好的向往之分。枣的世界因此而丰富,华夏枣文化也因此而精彩。

《礼记·婚仪》曰:“婚礼者,将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下以继后世。”故有早生儿早得福,多生儿多得福的生子观念,以为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所以在婚礼上有祈盼生子的主题。枣子成为传统文化中祝福生子的吉祥物。枣在婚俗中常与栗、花生、桂花、石榴相配出现,枣谐音“早”,栗谐音“立”,桂谐音“贵”,花生喻生子,石榴喻“榴生百子”。所以,古代订婚的男女双方初次见面互赠见面礼时,女方的礼物中往往有枣与栗子,含有祝福婚姻美满、早生贵子的意思。

撒帐在民间俗称“撒枣栗子”“撒喜果”“扬栗子枣”“撒五子”。民间撒帐必须是全福之人,即儿女双全、父母双在的,也有由婆婆撒者。当新人入洞房时,婆婆或全福人将枣子、栗子、花生等物撒向新娘怀里,撒在洞房里,撒在院子里,引得闹洞房的人疯抢,边撒边念:“对对馒头对对枣,对对儿女满坑跑”“一把栗子一把枣,小的跟着大的跑”“一把栗子一把枣,明年生个大胖小”“一把果子撒上天,看见仙女下凡间。我问仙女哪里来?某家夫妻大团圆”“一把麦麸一把圆,小孩引着小孩跑;一盘核桃一盘枣,小孩跟着小孩跑”“一把麸子两把枣,大小引着小跑;一把芝麻两把钱,大小引着小小玩。一把撒到床里边,有个相公做高官;一把撒到床外边,有个相公中状元;一把撒到床当中,有个相公坐朝廷。”

过去,有些地方男女青年新婚之日,老人们要在新郎的被角里缝进几颗枣、栗子、花生,在洞房窗户的四角、中间的红窗纸内裱糊一对花生、一对红枣,在新房炕内四角铺设红枣、栗子。脸盆内要放置红枣、栗子、花生、葱、艾之类,取“早生子”“早生贵子”“聪明伶俐”“相互相爱”之意。

小时候,我住在一个八户人家的大杂院里,院里有两棵硕大的枣树,据老人说枣树有些年代了。每到秋天,大枣儿在秋风里摇曳,似在炫耀,又好似在提醒人们,枣儿已经熟了。小孩们举着双手,仰着脸,看着又大又红的核桃纹枣子,欢呼跳跃,欣喜若狂。这时大人爬到树上,双臂一晃,枣儿像断了线的珠子,一个个应声而落,我们小孩提着筐子、拿着盆子,把散落在地上的枣,捡拾在筐盆里面。有的伙伴追逐着嬉闹玩耍,欢乐无比,一颗颗童心似枣甜。我们收获了累累红枣。然后,把所有的枣集中在一起,焯上一锅,待熟后,小孩们坐在圆桌前,分享着甜而带丝的熟枣,个个喜笑颜开。

故土难移,情难忘,昔日的长辈已先后离世。不知院子里那两棵枣树,是否还枝叶茂盛,硕果累累。今年农历八月,又是哪位君子在院子里剥枣呢?枣树,一颗永不泯的童心。

【短史记】

华夏大地的枣文化

【文化观】

当博物馆遇到剧本杀